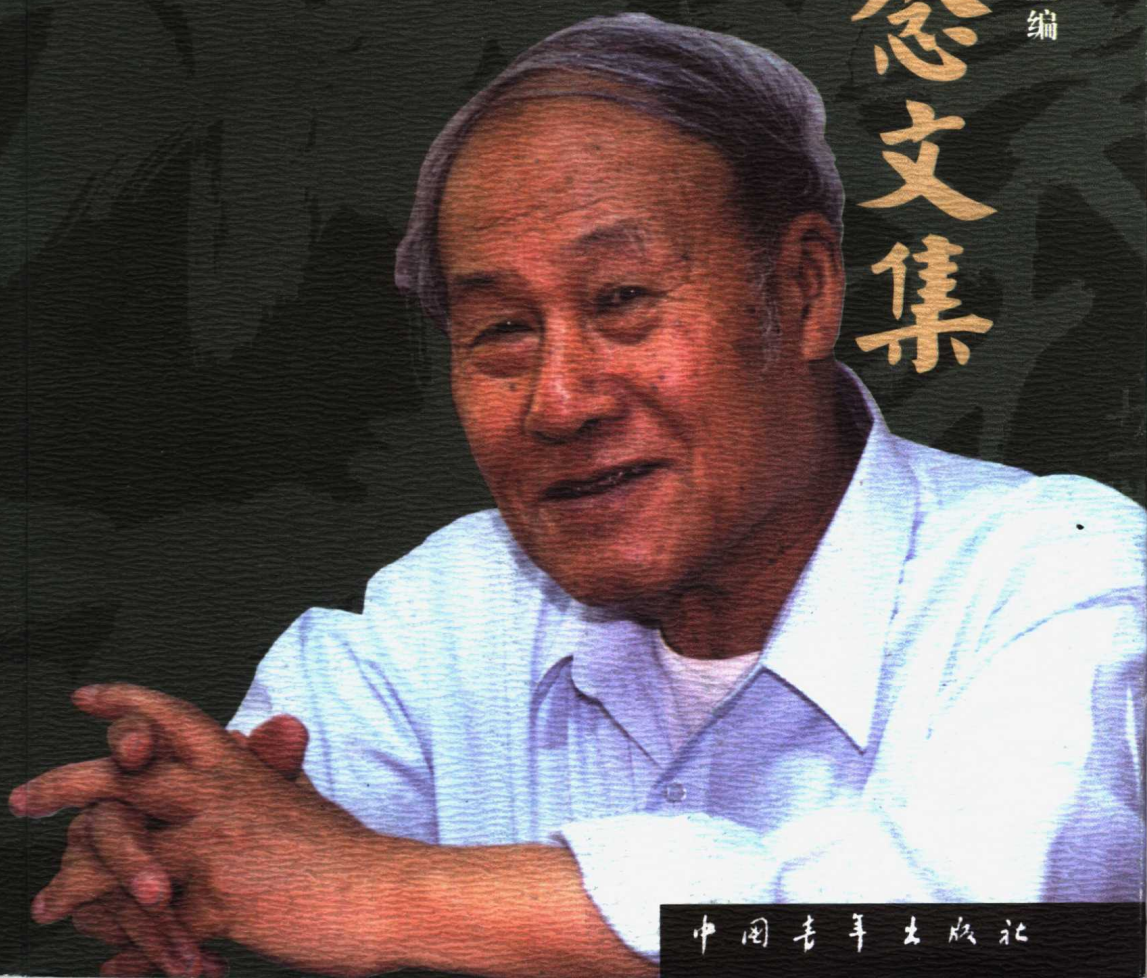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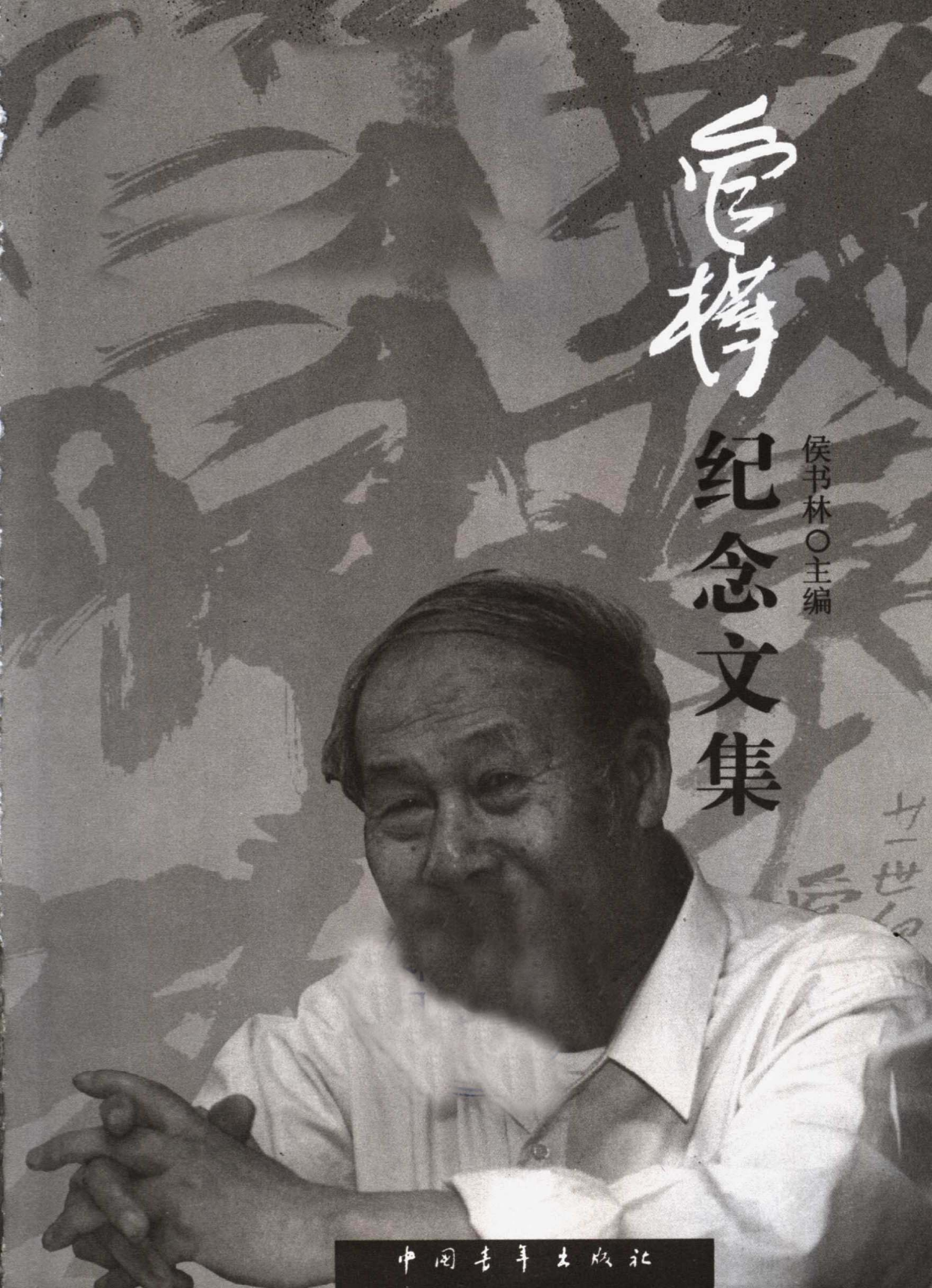


管梅 紀念文集

侯书林◎主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吴梅

纪念文集

侯书林○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管桦纪念文集/侯书林主编.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ISBN 7-5006-6087-1

I. 管... II. 侯... III. 管桦 - 纪念文集

IV. K825.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5763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40 营销中心电话: (010) 64065904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 × 1230 1/32 15.5 印张 2 插页 342 千字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4047104

代 序

管 桦

文集(指《管桦文集》——编者注)已出版六卷。我的妻子李婉和几位好友都说应该有评论集帮助读者。其实,我一直认为:严格地评价作家的劳作,分析作品,应该是评论家的工作。作者之意,论者发之。评论家除了指出作品的优劣,还应该帮助作家总结出一些甚至在作家本人也没有鲜明感觉到的那些新东西,再进一步影响作者和读者。何况文学作品有时超出人们的识别和欣赏能力。

当文集出版到四卷的时候,北京市文联兼管作协的党组书记赵金九同志就要请评论家教授们开个作品研讨会。我说,等我95岁再开吧!我认为1957年《文艺报》对我的中篇小说《辛俊地》自发讨论的方式最好,有说好的有说坏的。

现在要出评论集,文章呢?在哪里?没想到李婉早有准备:多年来她和我的外甥女儿侯书林,从报纸杂志剪贴下一大抱资料。李婉总是以她的灵智和勇气吹涨我生命的船帆,冲过了闪电和急雨。现在又以她的远见,令我叹服。当然,搜集这些材料的繁忙工作,有侯书林做她的助手,一页一页、一章一章地剪贴整理。就是这些材料,经过一次次搬家,尤其是经过“十年动乱”,丢失了不少,已没有精力翻找旧报刊杂志了。

我1940年参加革命,194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整整55年。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和评论性文章,全部丢失。因为出版了8年的《冀东救国报》和油印的文艺刊物都荡然无存,只有叹息而已。

在一幅墨竹上,我有这样的题句:“因其力量,而有生命的随意

和飘逸。”我写的是竹子，不是作者本人。因为深知我自身的力量是微小的。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任何事业都不是由个人完成的，意义愈大，投入的人力愈多。”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因为中篇小说《辛俊地》要戴上反革命帽子时，巴金、周立波两位前辈，是怎样地甘冒风险，保护了这个作品和作者。当我在《解放军文艺》发表长篇片断《惩罚》时，“四人帮”兴师问罪，《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同志们，是怎样凛然不屈地为我顶住造反派的围攻。还有中国青年出版社，在我被“四人帮”点名为“文艺黑线回潮人物”时，他们以对作者的肝胆，把我请到出版社大院深处的一间屋子里，使我安心写作。阙道隆、王维玲、李裕康、许岱、洪鹏等同志伴着我和熊熊燃烧的炉火，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巴金、周立波，《解放军文艺》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使我在狂风暴雨中，没有被致命的打击给摧毁。

我永远不会忘记《收获》杂志的编辑菡子同志。在声讨《辛俊地》时，因为她是这部作品的责任编辑，而受到无情的折磨。还有《北京文学》的周雁如同志，因为她坚决主张发表我的短篇小说《李牧》而受到“四人帮”的迫害。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同志跟着我吃“挂落儿”，因为他们说《辛俊地》写得如何好，而受到无情批斗，有的被划为右倾，甚或右派。我想把肯定这个作品和否定这个作品的文章，都收进这个集子里，以保持原来历史面貌。我认为在当时历史情况下，那些否定《辛俊地》的同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又一想，已经过了40年了，作者是否有了思想变化？现在收入集子里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经过慎重考虑，就由编者把这部分否定《辛俊地》的文章，不提名地综合介绍一下，说明当时有否定的意见。

但是最重要的是众多同志和朋友的热情支持和鼓励，融汇在我所走的文学事业——半个世纪漫长旅程之中。巴金、周立波、艾青、冰心、菡子、吕骥、李凌、晓星、浩然、海默、李学鳌、李子光、陈大远、胥树人、江晓天、冯骥才、王力民、马联玉、刘峻骧、阙道隆、王维玲、李裕康、许岱、洪鹏、黄伊、周雁如，人民文学的陈白尘、崔道怡、王扶，《十月》杂志的张守仁，《文艺报》的吴泰昌，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张

锲,东方书画院的王明远、徐秀梅,中华儿女杂志社的王维玲、杨筱怀、马林,北京文学和北京出版社、《光明日报》、中国少儿出版社、河北省少儿出版社等编辑部的同志们,《北京日报》的邓可因等,《北京晚报》的李凤祥、高立林,《人民日报》的姜德明、丁振海、刘梦岚、刘虔、李德润,《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郑荣来,《天津日报》的霍斌,《天津今晚报》的张金丰,《人民政协报》、《厦门日报》等许多编辑记者同志,都使我充满感激之情。

我并不要求苍天俯就我的善愿,而只是永远无偿地对文学艺术表现了疯狂的热情。

但是一切标明属于我的东西,必须改为属于我的妻子,属于我的同志和朋友,属于人民。她们和他们,使我的一切圆满完成。

1997年11月22日

于北京西坝河东里草成

编者按:1997年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管桦作品评论集》。管桦为此写了后记。现在出的这部书,集中了原先的评论文章,并增添了评论和纪念文章。以管桦生前写的后记,作为此书的代序。

目 录

第一辑 关于管桦的小说

走进思想的竹林	鲍河扬(3)
《葛梅》	冰 心(31)
我与管桦的红缘	周汝昌(33)
她热爱我们的事业	
——《葛梅》读后	徐金昌(35)
对《葛梅》一文的分析	《语文杂志教育》社(38)
谈《葛梅》的肖像描写	秦兆基 毛乐耕(47)
管桦和他的《葛梅》	马联玉(50)
略谈《葛梅》的“歌声”与“腔调”	孙芳铭(58)
流声悦耳 练色娱目	
——谈《葛梅》的绘声绘色	朱泳綈(62)
关于《辛俊地》	江晓天(68)
从《辛俊地》想到的	王维玲(71)
《辛俊地》是一篇好小说	风 人(73)
成就大,缺点小	鸿 仁(75)
管桦的《辛俊地》	金 霖(78)
发人深思,促人猛醒	钱志华(82)
又可恨,又可惜	黄 伊(88)
管桦和《将军河》	王维玲(90)
谈《将军河》的思想与艺术特色	峻 驥(105)
《将军河》与墨竹	陈大远(114)
读《将军河》(第一部)	冬 青(117)
管桦老师和《管桦文集》	张 虹(119)
谛听历史的脚步声	
——读《管桦文集》有感	张守仁(121)

管桦小说创作散论	赵 朕(124)
读《小英雄雨来》有感	
——一个小学生的日记	(146)
与管桦先生谈《小英雄雨来》创作前后	张金池(148)
管桦:从“雨来”的故事说起	张立宽(154)
走近管桦	于 烈(159)
作家评传	崔道怡(167)
萧萧金石声 浩荡海天情	
——管桦的文学、艺术与风骨	峻 骧(171)
李子光给管桦的三封信	(191)
李异军给管桦的一封信	(194)
王震学等人给管桦的信(一)	(195)
管桦给王震学等人的信	(197)
王震学等人给管桦的信(二)	(198)
王震学给管桦的信(三)	(200)
张仲给管桦的信	(202)
苏建敏给管桦的信	(204)
李学鳌给管桦的一封信	凤 翔(206)
江晓天给管桦的信(附管桦所作小序)	(209)

第二辑 关于管桦的画

管桦和他的墨竹画

——《苍青馆墨竹画选》序	陈大远(218)
管桦竹	苏叔阳(223)
有竹人家	
——管桦的创作之家	董宝瑞(226)
管家竹	
——读《苍青集》有感	山 桥(231)
删繁就简的管桦墨竹	王学仲(234)

读苍青墨竹

- 管桦管窥 黄 河(235)
- 潇潇洒洒写墨竹 张 颖(237)
- 竹映碧空 梅照大地 梅 阡(239)
- 有竹人家梦也清 刘大为(241)
- 心灵的触动 姚 晖(243)

第三辑 关于管桦的诗歌

- 管桦诗画集序 艾 青(247)
- 我和管桦 吕 骥(252)
- 歌唱人民歌唱时代 晓 星(256)
- 有关管桦两首儿歌歌词的介绍 任志萍(263)
- 诗人的痛与盼
- 读老作家管桦长诗《廉政之神和腐败魔王的
故事》 北 董(266)
- 他在音乐界 15 年
- 著名作家、诗人管桦 张世英(268)
- 雄狮怒吼
- 读管桦新诗《我在窗望着星空》 王宝儒(271)

第四辑 关于管桦其人及其艺术成就

- 在硝烟弥漫的前线入党 王小星/整理(275)
- 管桦与文学点滴 凤 翔(276)
- 春节中的管桦同志 凤 翔(283)
- 记管桦 杨 啸(290)
- 夫唱妇随的管桦夫妇 黄 伊(303)
- 在佛子岭与作家管桦相处的日子里 涂 刚(305)
- 何鲁丽与管桦二三事 吴 萌(308)
- 风摧不折 火烧不尽

——记全国政协委员管桦	王志学(310)
老园丁	
——访作家管桦	王宝儒(313)
风雨同舟	李 婉(316)
两瓶西风酒的故事	翠 翠(318)
管桦的故事	贾 中 赵春毅(320)
离休之后	陈大远(323)
管桦其人其事其书其画	王维玲(329)
管桦在女过庄最后的日子	刘士裕(356)
管桦遗体告别仪式在唐山举行	彭 俐(364)
我为管桦盖党旗	李绍群(366)
歌声送别管桦	尚晓岚(369)
今天,告别雨来之“父”	左 颖 张 卉(370)
故乡举哀送管桦	赵永存 杨盛东(374)
贺敬之挥泪送管桦	彭 俐(376)
送管桦兄远行	杨 啸(378)
怀念管桦同志	凤 翔(382)
文坛豪侠青春永驻	东方鹤(391)
深切怀念管桦伯伯	李海鸥(396)
忆管桦	曹菲亚(401)
风骨人生	
——哀悼管桦老师	关仁山(403)
《板房墨韵》传家话	
——为怀念管桦而作	陈 援(408)
我心目中的管桦	金 阳(410)
纪念管桦的后现代方式	孟小曼(413)
结识管桦	花 青(417)
大气与稚气	艾绍强(419)
管桦周年祭	段燕勤(421)

沉痛悼念管桦同志	(423)
这个秋天,我们送管桦走	
——各界前往管老家乡送别	李 瑛(425)
友人怀念管桦	(427)
永远的怀念	赵金久(429)
我们的田野	齐彦戈(432)
管桦先生简识	毛志成(434)
有竹人家	
——管老最后的文字	《北京纪事》编辑部(437)
火线上的伙伴	
——我和管桦的故事	刘大为(439)
过去的事情	
——怀念管桦	黄 河(444)
怀念管桦同志	张君茹(447)
我“讲那过去的事情”	
——怀念管桦	苗淑云(449)
悼念管桦同志	郭东俊(454)
你就是一棵刚直的劲竹	
——遥祭管桦	谷 莹(456)
难以忘却	
——悼念管桦	谷 莹(460)
送老友远行	谷 莹(464)
怀念管桦	
——小时候和管桦在一起的二三事	王维汉(466)
悼念老战友管桦兄	张鸿斌(469)
管桦墨竹展	侯书林(472)
根扎大地苍劲竹	
——观恩师管桦墨竹展	李印启(477)
春天的狂想	

——记田歌主持的追忆管桦节目	侯书林(479)
艺术的魔力	鲍河扬(481)
管桦生前的几句话	(482)

第一辑

关于管桦的小说



走进思想的竹林

鲍河扬

28年前的秋天,我因反“四人帮”入狱,当厚厚的铁门把我“拍”进昏沉的牢房,便不想自己的命运了。因为我的一切一切,包括上厕所都由“政府”决定。若不连累父亲的生命,心倒也平静,却不能。父亲年初大面积心梗,怎能承受儿子的入狱,我被想像的父亲一次又一次地突然死亡,折磨得一口气硬硬地顶在胸中,似乎叹了出去就疯了。于是我懦弱了,哀求“政府”,编出可信的谎言,瞒住父亲,他们的条件我都答应,交代“罪行”,是判是毙都行。提审员在我的屈膝前偷笑了。我全都说了,想不到提审员也很诚实地跟我父亲说了。再意想不到的还是父亲奇迹般地从死亡的门槛,三步一喘,五步一歇地走了出来。

28年前的恐惧渐渐地淡忘了,这是父亲的过错,我被他的文章里的激情和墨竹的健壮蒙蔽了。他年近80还登长城,回首或是追赶空中的烟云。但28年前的恐惧还是迈着猫步逼近。

父亲一生的作品,小说、诗词、书法、绘画,都离不开“爱国主义”。他的爱国主义不是源于道理,而是出于对自身生命的崇敬和热爱。他说人之所以感到弱小而不爱国,是因为还没想到自己是如何的神圣。于是父亲笔下的人物,笔下的墨竹,没了拘束。

父亲的爱国主义,还来自他的家乡,河北省丰润县女过庄。从庄北还乡河的支流,缓缓流过许多美丽的诗句:《快乐的节日》、《我们的田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父亲常对我说,不爱家乡的人,不会爱国。

81年前,豆棚瓜架,浓阴下,贴着红色剪纸的小窗,那奶奶居住

的茅屋里,父亲一声啼哭,来到了女过庄——这个北方的普通村庄。荒田野风中摇曳着发绿的柳枝,那便是父亲的童年。

茅屋旁的池塘岸边,土坎上最早开放的一棵金黄色的迎春花,从长满枯草的墙头露出来的粉色杏花和红色桃花,池塘映着蓝天白云的水里,冒出一片片尖尖苇笋,可以清楚地看见白翅膀的鸭子,在清澈的水中,滑动着鲜红的扁脚掌,便是春天给父亲的烟景。到夏日,另一个池塘里,一片绿波似的宽大密叶中间,开放着一朵朵粉红色荷花,风把它的清香吹送到邻近人家。芦苇丛里小苇楂鸟儿的叫声和沙丘上杨树林浓阴里,黄莺布谷鸟的鸣啭;父亲和男女小伙伴挎着笼筐,拿着圆形小铁铲,在池塘边挖野菜时的说笑声,便是醉人的乡音。还乡河不宽也不深,穿过丛林、田野,打村头上缓缓流过,站在河边,可以遥望村北褐色的远山,这一切,便是父亲心目中的祖国了。

父亲被抗日战争的洪流从还乡河卷到奔腾的大海,解放后留在了北京。父亲在精神上水土不服,似乎惟有女过庄才能给予他奇妙的灵感、语言和激情。父亲是在组织的人,不能随意。1957年正当他不抱希望的渴望时,党号召作家深入工农兵生活,父亲抓住理由,得了令箭连跑带颠地回村落户,母亲销了北京户口,在村小学当校长。尽管她有比县教育局长还高的级别。我在村小学上了一年,因奶奶的溺爱,不得管教,父母无奈地将我转回“北京香山慈幼院”。

农村的院很大,两排土坯草房,前排奶奶住,父母住后排。父亲在阳光和火苗跳跃的煤油灯下,写了许多作品。他的休息就是绘画、写大字。许多人以为父亲的墨竹,是突然从土里钻出来的,却不知是从旁边深埋的竹根里蔓延生出的。晚年的父亲曾用对自己也感到惊讶的口气说:用枪顶着我的腰,也不敢想我的画竟然有了价值,竟然可以卖画为生了。其实我就是喜欢。上小学时,着了魔似的画,后来行军打仗便一门心思地写作了。1957年回到农村,又开始着魔,手腕画伤了,经多日针灸,才能握笔。绘画在父亲的眼里很神奇,尺幅素纸,却没有边际,可以看到烟波浩渺的江河湖海,可以神游在高山峻

岭和山村漠野之中。除了工笔画、人物画、历代名家的字画,父亲只要是喜欢,都能仿得乱真。父亲仿了一幅黄胄的毛驴,并题文:黄胄兄之毛驴画,落笔神妙,为中外人士所赞赏,其天真可爱使耕者和赶驮之人难举鞭也。黄胄到家中看见此画,没有商量地摘下取走。那十年,父亲画了几百幅,几十年后,有人点名买那时的画,价格可以商量,父亲谢绝了。他跟我说,那时的画,家中不到十幅了。贵贱舍不得,再有我画不出来了,只有在当时的激情中才能画出来,后来的激情都集中到竹子身上了。那时的几百幅画,都送给了村里人。我还记得小时候吃饭时,父亲得意地跟奶奶说,当街张家的大小子结婚,要了他画的一幅喜鹊,或是谁喜欢他的马,要了一幅,好似不是他将高兴给予求画人,而是求画人将高兴给予了他。1974年,父亲开始了他另一部传世之作“墨竹”的最初时,也是这样。常向我说谁喜欢他的墨竹,谁还裱了,谁还挂在客厅里。若谁到家只夸画,不索画,父亲会私下不高兴的,说那人的夸奖是客套,否则会要的。直到求画的人多了,成了精神和体力的负担,我就再也见不到父亲那时的欢乐了。父亲走后,我想高价从村里买回几张,从画中体味父亲当时的激情,却一张也没有了,村里人大都糊了窗户,或是拾掇家,连同没用的一起丢弃了。也许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最初的命运大都如此,或是命运一直如此。

那茅草屋和煤油灯下的十年,父亲是幸福的,幸福到经常害怕,害怕一个命令,又回到北京。我记得,我刚上初中,到了可以与父亲交谈的年龄,暑假回村,陪父亲在田野散步,父亲凝视着远方说:“老天是忘记了我,还是偏心,让我这么幸福地待在这里。”

老天还是突然想起了他。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将他卷回北京。1973年风稍有平静,父亲固执地独自悄悄地回到女过庄,去完成他的反映抗日战争的多部长篇小说《将军河》。患病的奶奶,1972年在替儿孙们担忧的惊惧中去世了。父亲回到家乡,本是苦的事却觉不出。他每日用煤油炉蒸一盒米饭,两根广东腊肠。街坊有时送一碟没有油星的熬白菜。他依旧是写累了然后绘画,他为墨淋纸